

榕江苗语反义词的不平衡性研究

杨欣怡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4年10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2月4日; 发布日期: 2024年12月17日

摘要

榕江苗语反义词在构成形式上展现出多样性, 涵盖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及四音节等类型; 在语义范畴上, 则明确区分为绝对反义词与相对反义词。这些反义词在运用中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特征, 具体表现为: 义项数量的不等性、构词能力的差异性、构词形式的非对称性、构词方式的偏向性、使用频率的非均衡性。此不平衡性的成因可归结为多个方面: 语义场的制约、礼貌与乐观假说的影响、经济性原则的驱动。对榕江苗语反义词的不平衡性进行描写, 并分析其成因, 具有特殊的语料及理论价值。

关键词

榕江苗语, 分类, 反义词, 不平衡性

A Study on the Unbalance of Antonyms in Rongjiang Miao Language

Xinyi 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Oct. 12th, 2024; accepted: Dec. 4th, 2024; published: Dec. 17th, 2024

Abstract

The antonyms in Rongjiang Miao language show diversity in form, including monosyllabic, two-syllable, three-syllable and four-syllable types. In the semantic category, it is clearly divided into absolute antonyms and relative antony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antonyms, there are significant unbalanc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manifested as: the unequal number of meanings, the difference of word-formation ability, the asymmetry of word-formation form, the bias of word-formation mode, and the non-equilibrium of use frequency. The causes of this imbala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many aspects: the restriction of semantic field, the influence of politeness and optimism hypothesis, and the drive of economic principle. To describe the unbalance of antonyms in Rongjiang Miao

language and analyze its causes has special corpus and theoretical value.

Keywords

Rongjiang Miao Language, Category, Antonym, Unbala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榕江苗语¹属于苗语黔东南方言南部土语。受语义场制约、礼貌与乐观假说影响及经济性原则驱动，榕江苗语反义词在使用形式、义项数量、构词能力、构词方式及使用频率上均呈现出不平衡性。尽管李锦平[1]、潘元恩[2]等人对黔东南方言苗语反义词的分类及其用法有所涉猎，但并未深入探究这些反义词在多个维度上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以及这种不平衡性背后可能涉及的深层次因素。鉴于此，本文以田野调查法为主，选取贵州省榕江县摆贝村为语言调查点，以摆贝苗语为调查对象，并参考李锦平著的《苗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黔东南方言)》(2005)以及张永祥主编的《苗汉词典(黔东南方言)》(1990)中的反义词，深入摆贝村进行实地调查，记录反义词在自然场景中的使用情况。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榕江苗语反义词在多个方面所展现的不平衡性特征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榕江苗语反义词的独特之处，并为深化苗语词汇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2. 榕江苗语反义词的分类

语言是对这个世界的映射，世界上事物的对立反映在语言中就是反义词[3]。榕江苗语的反义词在构成形式上，可细分为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及四音节反义词；而在语义范畴内，则可根据其对立关系的绝对性或相对性，划分为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下面逐一说明。

2.1. 反义词的音节分类

反义词的音节分类是基于词语中音节的数量来划分的。根据音节数量的不同，我们将榕江苗语的反义词分为以下几类：

单音节反义词。单音节反义词是指由单个音节构成的反义词对。在榕江苗语中，单音节反义词数量较多如：va⁴⁵(上)——tai³³(下)、nəu¹¹(左)——təu²¹(右)、no²²(多)——ɕo²¹(少)。这些反义词，通常是成对出现的一组反义词，它们往往构成了同一性质的两端。

双音节反义词。是指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反义词对。榕江苗语和汉语一样具有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双音节词的增加使得双音节反义词日益丰富。例如：vu²²no²¹(美丽) - pa¹¹no²¹(丑陋)、kəu³³xhe³³(高兴) - se¹¹xhe³³(难过)、vu²²ɕəu²⁴(凉爽) - o⁴⁵lei⁵³(炎热)。这类反义词，它们是整词对立，而不是两个词根都一一对立。

三音节反义词。榕江苗语三音节反义词数量较少，主要以 ABB 型形容词为主。例如：se¹¹se²²se²²(冷嗖嗖) - o⁴⁵təu¹¹təu¹¹(热烘烘)、fje³³ʂhue⁴⁵ʂhue⁴⁵(轻飘飘) - ŋhwei⁴⁵təu¹¹təu¹¹(沉甸甸)、kau⁴⁵ka³³ka³³(硬邦邦) - ma²¹lai²¹lai²¹(软绵绵)等，它们主要是以一个词根加两个后缀。

¹榕江苗语系笔者苗语。文中所用语料来源于笔者 2023~2024 年寒暑假对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摆贝村苗语的实地田野调查和内省。

四音节反义词。在榕江苗语的反义词中，存在少量的四音节反义词。例如： $co^{21}nou^{45}co^{21}lau^{22}$ （少言寡语）- $no^{22}nou^{45}no^{22}lau^{22}$ （多嘴多舌）、 $na^{24}pai^{11}na^{24}lo^{33}$ （笨手笨脚）- $xhe^{22}pai^{11}xhe^{11}lo^{33}$ （手脚灵活）、 $vu^{22}pha^{33}vu^{22}phwai^{21}$ （风调雨顺）- $pa^{11}pha^{33}pa^{11}phou^{22}$ （兵荒马乱）。

2.2. 反义词的语义分类

反义词的语义分类是指根据词语在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将反义词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从语义对比的角度，我们将榕江苗语的反义词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为相对反义词，相对反义词是指互为反义关系的两个概念，之间可以加入其他的项，也就是二者间存在中间状态。如“ la^{33} （黑）- lo^{33} （白）”二者在意义上相反，但两者之间还存在其他概念意义，如“ ku^{22} （灰）”、“ nau^{45} （绿）”、“ $phje^{42}$ （粉）”等状态存在，这类反义词只能使用肯定式不能使用否定式。

二为绝对反义词，绝对反义词是因反义词在概念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而形成，绝对反义词的特点是在互为反义关系下二者是非此即彼，也就是二者不存在中间状态。如“ qe^{53} （曲）- te^{45} （直）”，它们不存在不曲不直的状态，并且相互排斥，肯定了“ qe^{53} ”就要否定了“ te^{45} ”，肯定了“ te^{45} ”就要否定“ qe^{53} ”。

3. 榕江苗语反义词不平衡性的表现

富天飞认为反义义场中的词总是成对的，但是两个词之间的语义范围、使用频率并不相等，这就形成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4]。反义词不平衡性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在榕江苗语中尤为显著。其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义项数量的不等性

在榕江苗语中，互为反义词的一组词，二者的义项不总是持平，通常表现为一多一少。根据张永祥主编的《苗汉词典》(1990)摆贝苗语词汇与其义项数量及意义相符。

在“ ku^{45} （外）- nau^{21} （里）”这组反义词中，二者的义项是不平衡的，“ ku^{45} ”一共有四个义项：① 典故、古典；② 蚂蚱；③ 外、外边；④ 股。“ nau^{21} ”只有三个义项：① 敌人、强盗；② 里边；③ 住、动、起。“ ya^{21} （聪明）- na^{24} （愚蠢）”中，“ ya^{21} ”共有六个义项：① 快、锋利；② 快；③ 尖；④ 聪明；⑤ 灵敏、敏锐；⑥ 能。而“ na^{24} ”只有两个义项：① 愚蠢；② 发呆。“ lei^{33} （真）- te^{45} （假）”中，“ lei^{33} ”有七个义项：① 直、耿直、正直；② 中(正对上)；③ 标准、准确；④ 真(与假相对)；⑤ 正如……那样；⑥ 挡(路)；⑦ 对着。而“ te^{45} ”只有三个义项：① 骗、哄；② 引逗、诤；③ 如果、要是。

反义词在不平衡表现上各式各样，从义项上看反义词的不平衡性最为直观。

3.2. 构词能力的差异性

构词的不平衡，即反义词双方在构词能力上存在差异性。构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类反义词语素在构词量上的差别[5]。比较构词能力时，往往是借助构词数量来对比，构词数量多则构词能力强。相反，构词数量少则构词能力弱。我们仅以单音节反义词作为构词语素时所构成的双音节词来讨论。

在“ se^{11} （冷）- o^{42} （热）”这对反义词中，当“ se^{11} ”作为构词语素时，有 $se^{11}se^{22}$ （冷清）、 $se^{11}xhe^{33}$ （伤心）、 $u^{33}se^{11}$ （冷水）、 $yau^{24}se^{11}$ （冷菜、剩菜）、 $kje^{24}se^{11}$ （冷饭、剩饭）、 $se^{11}ma^{21}$ （脸冷）、 $se^{11}pai^{11}$ （手冷）、 $se^{11}lo^{33}$ （脚冷）、 $se^{11}tei^{24}$ （身上冷）等词，在身体部位上的冷都可以用“ se^{11} + 部位”来表达。当“ o^{42} ”作为构词语素时，仅有 $o^{42}lei^{53}$ 、 $o^{42}tha^{21}$ 、 $o^{42}pai^{11}$ 三组词，均表示“闷热”。

在“ tau^{45} （沉）- po^{24} （浮）”中，“ tau^{45} ”作为构词语素的数目比“ po^{24} ”多。“ tau^{45} ”作为构词语素时，可构成的词如下： $tau^{45}u^{33}$ （淹没）、 $tau^{45}n^{42}$ （睡着）、“ tau^{45} + 东西”（淹没某个东西）。“ po^{24} ”作构词语素时，仅有组成“ po^{24} + 东西”的构词形式，表示东西浮在水上。

在“ma²¹(软) - kau⁴²(硬)”这对反义词中,二者都可以与身体部位或一些物品名词组成词。“ma²¹/kau⁴² + 身体部位”除表示这些部位软硬的意义外,还有其他意义。例如“ma²¹”与“pai¹¹”(手)构词时,意为“手软”或“手巧”。“kau⁴²”与“pai¹¹”构词时,不仅有“手硬”的意义,还有“手笨拙”的意义。“ma²¹/kau⁴² + 事物名称”表示这些事物或“软”或“硬”。不同的是,“ma²¹”可以与“nue²¹”(鼻子)组词,意为“爱哭鼻子”和“鼻子软”。而“kau⁴²”只能与“nue²¹”组成“鼻子硬”的意义。由此可见,“ma²¹”的构成能力比“kau⁴²”强。

3.3. 构词形式的非对称性

在榕江苗语中,反义词使用形式上有“A+X”无“B+X”和有“B+X”无“A+X”的使用形式。

“vu²²(好) - pa¹¹(坏)”这一对反义词存在使用形式的不平衡性,可以使用“vu²²nou⁴⁵”来表示“不贪吃”却不能用“pa¹¹nou⁴⁵”来表示“贪吃”,即有“vu²²+X”而无“pa¹¹+X”。

在“xhe²²(快) - lai⁴⁵(慢)”这一对反义词中,通常情况下使用“xhe²²ma²¹”作为褒义词来夸奖一个人“眼神好”,但不能够使用“lai⁴⁵ma²¹”来表示“眼神差”,既有“xhe²²+X”式,无“lai⁴⁵+X”式。

反义词“xhe³³(高) - ki¹¹(矮)”,存在“xhe³³lau³³(高大)”无“ki¹¹lau³³(矮大)”,既有“xhe³³+X”式,无“ki¹¹+X”式。存在“ki¹¹to⁵³vo⁵³(矮)”而无“xhe³³to⁵³vo⁵³”,既有“ki¹¹+X”式,无“xhe³³+X”式。

此外,在反义词的使用形式方面,有使用形式平衡,而意义不平衡的表现。例如,“vu²²ma¹¹(眼神好)”与“pa¹¹ma²¹(羞涩)”二者在意义上具有不平衡性。“vu¹¹ma²¹”本该与“lau⁵³ma²¹(眼瞎)”为反义词,当为了使vu²²与pa¹¹构成对称时,vu²²ma²¹(眼神好)与pa¹¹ma²¹(羞涩)就造成意义上的不平衡。

3.4. 构词方式的偏向性

在榕江苗语的反义词中,义项上的不平衡,不仅影响构词能力,还影响到构词形式。

对表1分析可知:当二者表示性别时,“mje⁵³”所组成的偏正结构数量比“pei²⁴”组的多,“mje⁵³lo²⁴”是母牛,公牛则是“qo²⁴lo²⁴”。由此可见,“mje⁵³ - pei²⁴”在偏正结构上有不平衡性。

Table 1. The word formation of mie⁵³ and pei²⁴

表 1. mie⁵³ 与 pei²⁴ 的构词方式

构词语素	组词
mje ⁵³ (雌)	mje ⁵³ qe ³³ (母鸡)、mje ⁵³ lai ²⁴ (母狗)、mje ⁵³ au ⁴⁵ (母鸭)、mje ⁵³ lo ²⁴ (母牛)
pei ²⁴ (雄)	pei ²⁴ qe ³³ (公鸡)、pei ²⁴ lai ²⁴ (公狗)、pei ²⁴ au ⁴⁵ (公鸭)

在“zou²² - lo¹¹”这组反义词中,二者作为构词语素,可组词情况详见表2:

Table 2. The word formation of zou²² and lo¹¹

表 2. zou²² 与 lo¹¹ 的构词方式

构词语素	组词
zou ²² (小、年轻)	ta ³³ zou ²² (小孩)、tou ²² zou ²² (小树)、tsai ²⁴ zou ²² (小房子) (表年纪或物体体积小)
lo ¹¹ (老、年长)	ta ³³ lo ¹¹ (老人)、mje ⁵³ lo ¹¹ (表雌性动物的性别及年老)

对表2分析可知:二者作为构词语素,在所构成的偏正结构中,“zou²²(小、年轻)”构词的数量多于“lo¹¹(老、年长)”的构词数量,该组反义词的偏正结构存在不平衡性。

单音节动词反义词作为构词语素时，可构成动宾结构。详见表 3：

Table 3. The word formation of po⁴² and so⁴²

表 3. po⁴² 与 so⁴² 的构词方式

构词语素	组词
po ⁴² (开)	po ⁴² tou ⁴⁵ (开门)、po ⁴² kue ¹¹ (开柜子)、po ⁴² tau ³³ (开灯)
so ⁴² (关)	so ⁴² tau ⁴⁵ (关门)、so ⁴² kue ¹¹ (关柜子)

对表 3 分析可知：在“po⁴² - so⁴²”这组反义词中，二者在动宾结构中具有不平衡性，因为“关灯”不是“so⁴²tau³³”而是“xhau⁴²tau³³”。由此可知，反义词的构词方式具有不平衡性。

3.5. 使用频率的非均衡性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反义词的实际使用并非总是并行不悖，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使用频率差异，即有的反义词被频繁使用，而有的则相对较少，这种差异构成了反义词使用频率上的不平衡性。

在榕江苗语中，由形容词构成的反义词“fje³³(轻) - ŋhwei²⁴(重)”中，对“X 不 X”格式的反应不一致。在“袋子轻重”的语境中，会说“tue⁵³ŋhwei²⁴ya³³ŋhwei²⁴(袋子重不重)”，这句话中带有关心、想要伸出援手等感情色彩。在称东西重量时，买家担心价高，会选择使用“nau³³kue²¹ŋhwei²⁴(有多重)”。只有在知道它轻的情况下，才会问“nau³³ kue²¹fje³³(有多轻)”。

凡是与当前生产活动相一致的词语，使用频率都高。人们总是习惯于优先使用符合需要或与当前活动相一致的词汇，以便于正确地指向和反应客观现象。如“qhei⁴²(饿) - cau²⁴(饱)”，根据经验，在进食前，人们习惯于问“qhei⁴²ya³³qhei⁴²(饿不饿)”；在进食后，则会问“cau²⁴ya³³cau²⁴(饱不饱)”，前者是人们担心会饿，后者则是人们希望能饱。因关注点的不同，“qhei⁴²”与“cau²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会出现频率高低的变化。

受礼貌原则的影响，个别反义词使用频率不平衡。在“yau¹¹(生)”与“tha²¹(死)”这对反义词中，“死”在苗族地区是较为忌讳的说法，往往不会直接说“死”，而是换用其他说法来表达“死”。如“ya³³nau³³ha⁴²(不在了)”“mu¹¹te³³(走了)”“ko²¹mu¹¹(倒下了)”“qai²¹ma²¹te³³(闭眼了)”。在这种语境下，人们经常使用“死”的委婉说辞。“生”的表达通常用“nau³³(在)”，一般情况下，“nau³³”和“yau¹¹”可替换使用，因而“yau¹¹(生)”的使用频率比“tha²¹(死)”高。

4. 榕江苗语反义词不平衡性的成因

榕江苗语反义词所展现出的不平衡性，源自多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我们着重探讨三大主要成因：语义场的制约、礼貌与乐观假说的影响、经济性原则的驱动。下面逐一论述。

4.1. 语义场的制约

“反义义场中的词总是成对的，但是两个词之间的语义范围、使用频率并不相等，这样就形成了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6]。在受到不同语义场的制约下，反义关系表现出不唯一性。当反义词二者构成反义义场时，其中一组与另外的词也构成反义义场，这时二者存在不平衡性。

在“kau⁴²(硬)”与“ma²¹(软)”这对反义词中，“ma²¹”的意义由硬度“软”引申为手、脚等“巧”，所以“kau⁴²(硬)”的反义词只能是“ma²¹(软)”，但“ma²¹(软)”的反义词除了“硬”以外，还可以是“na²⁴(傻)”，像“ma²¹ pai¹¹(手巧)”的反义词不仅可以是“kau⁴² pai¹¹(手不灵活)”，还可以是“na²⁴ pai¹¹(手不灵活)”。在“te⁴⁵(真)”和“lei³³(假)”这对反义词中，“te⁴⁵(真)”不只可以与“lei³³(假)”构成反义关

系,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与“*teau*¹¹(弯、曲)”“*qe*⁵³(弯、曲)”构成反义关系。同理,在“*xhe*²²(快)”与“*lai*⁴⁵(慢)”这对反义词中,“*xhe*²²(快)”的意义由速度“快”引申为刀、器具类等“锋利”,“*lai*⁴⁵(慢)”的反义词只能是“*xhe*²²(快)”,但“*xhe*²²”不仅可以和“*lai*⁴⁵(慢)”构成为反义词,还可以和“*lou*⁴⁵(钝)”构成反义词。

反义项并不是一一对应,不是绝对的关系,反义词受到语义场的制约表现出不平衡现象。

4.2. 礼貌与乐观假说的影响

在礼貌原则的研究中,语言学家李奇(Leech)提出了褒扬原则。“主要指的是交际中要避免大家认为不礼貌的表达方式,要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尽力夸大对他人的赞扬”[7]。沈家煊曾提出“乐观假说”,指出人总是看重和追求好的一面,摒弃坏的一面[8]。这一假说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中褒义词的使用频率要高于贬义词。

在语言的使用中,人们在使用习惯上通常会优先使用褒义词。在榕江苗语中,互为反义词的“A”与“B”,在使用时,会有“A不A”“B不B”以及“A还是B”三种语用情况,在不同的语境中会选用不同的表达形式。“*vu*²²(好)”与“*pa*¹¹(坏)”在黔东南苗语中是用来对事物或事件的“好”“坏”进行评价,其在使用中表现出不平衡性。

(1) *pau*³³ *o*²⁴ *nwai*²⁴ *vu*²² *ya*³³ *vu*²². 这件衣服好不好。

(2) *pau*³³ *o*²⁴ *nwai*²⁴ *vu*²² *i*⁴⁵ *pa*¹¹. 这件衣服是好是坏。

(3) *pau*³³ *o*²⁴ *nwai*²⁴ *pa*¹¹ *ya*³³ *pa*¹¹. 这件衣服坏不坏。

当想知道衣服是“好”还是“坏”就会问句(1),因为在问题者心里他希望是好的,虽然可以用句(2)来提问,但受到乐观心理影响,人们会选择前者的问法,而答者因礼貌通常会回答“*vu*²²(好)”。人们很少会使用句(3)来提问,除非是说话人想得到“*pa*¹¹(坏)”的答案时才会使用此种说法,但是现实中人们都希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有争议的问题下,人们会习惯的去肯定正确的一方,当对某事某物进行评价时,总是愿意对好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对于坏的方面选择一笔带过或选择委婉说辞。这种交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表积极成分的肯定词常用,使用频率也就高。如在问及他人身高时,不管是初生婴儿还是年近半百的人,都只会问“*nau*³³ *kue*²¹ *xhe*³³(有多高)”而不是问“*nau*³³ *kue*²¹ *ki*¹¹(有多矮)”,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礼让心理息息相关。

礼貌与乐观假说是影响榕江苗语反义词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

4.3. 经济性原则的驱动

经济性原则,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基本准则。简单来说,就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使用简明易懂的句式来传达较为复杂的信息。

反义词的两项往往在义项上形成不平衡,这时便是经济原则在起作用。“*vu*²² *ɕəu*²⁴”本意为“凉爽”,与“*o*⁴² *lei*⁵³(闷热)”相对。随着语言的发展,“*vu*²² *ɕəu*²⁴”产生了比喻义,即比喻“身体爽朗”。新词的大量出现会加重人们的记忆负担,比起创造新词人们更乐于去寻找新词与旧词的联系,这样既可以让人解决语言使用局限又可以减轻人们的记忆负担。

(4) *la*³³ *yü*⁴⁵ *nwai*²⁴ *xhe*³³ *tei*²¹? 这座山高吗?

(5) *la*³³ *yü*⁴⁵ *nwai*²⁴ *nau*³³ *kue*²¹ *xhe*³³? 这座山有多高?

这两句话不是单纯的在问山是否高,在这里“高”包括“高”和“低”。在没有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我们不会先去比较“*xhe*³³”和“*ki*²²”,再说出具体比较的结果。不管这座山是“*xhe*³³”还是“*ki*²²”,我

们总使用“xhe³³”这个笼统的说法。这也是语言经济性的一种表现，用较少的语言来表示更多的语言意义。

(6) tsai²⁴fəu²⁴ya³³fəu²⁴? 房子宽不宽?

(7) ta³³fəu²⁴ya³³fəu²⁴? 地基宽不宽?

这两个句子中的“fəu²⁴(宽)”是包括“宽”和“窄”。这两个例子中的“fəu²⁴”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我们不会先拿“fəu²⁴(宽)”和“ŋe⁵³(窄)”相比较得到具体的结果，只是用“fəu²⁴”来总的概括。用“fəu²⁴”来表达更多的语言意义，这也是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

上述例子中，“xhe³³(高)”和“fəu²⁴(宽)”语义范围比“ki²²(矮)”和“ŋe⁵³(窄)”的语义范围宽，使用起来节俭、省力，所以“xhe³³(高)”、“ki²²(矮)”与“fəu²⁴(宽)”、“ŋe⁵³(窄)”两组反义词的不平衡与“经济性原则”有关。

5. 结语

榕江苗语反义词在音节上可划分为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及四音节四种类型；从语义角度则区分为相对和绝对两类。这些反义词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包括义项数量的不等性、构词能力的差异性、构词形式的非对称性、构词方式的偏向性以及使用频率的非均衡性。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内在机制是语义场的制约，它体现了语言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关联与限制；而外在动因则包括礼貌与乐观假说的社会心理效应，以及经济性原则对语言使用的优化导向，它们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个维度对反义词的使用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李锦平. 苗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 黔东南方言[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116.
- [2] 潘元恩, 李锦平. 黔东南苗语基础知识[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 256-257.
- [3] 楚成, 刘俊. 汉语反义词不平衡现象研究[J]. 今古文创, 2023(36): 132-136.
- [4] 富天飞. 反义词及反义词的不平衡性[J]. 文教资料, 2007(14): 225-226.
- [5] 丁慧慧. “轻重”类相对反义词的不对称研究[J].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20(20): 179-181.
- [6]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7]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 [8] 沈家焯.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85.